

# 襲人受寵

紅樓夢選繪之四

曹雪芹 著  
吳其柔 編  
戴敦邦 繪



原著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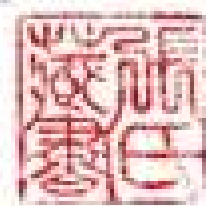
改編吳其柔

繪畫戴敦邦

製作張藝非

# 老舍受寵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袭人本名蕊珠，原是贾母买来的丫头。贾母因怕宝玉的丫头不中使，将蕊珠给了他。宝玉见蕊珠姓花，又见宋朝陆游有『花气袭人知昼暖』的诗句，就将蕊珠改名为袭人。袭人自跟了宝玉，服侍宝玉十分尽心。

有一次，天气炎热，宝玉外出不曾带扇子，袭人忙找了把追出门去。她见宝玉正和黛玉说话，两人好象在拌嘴，便站住了。





等黛玉走后，袭人对定玉说：『这么热不带扇子。……』宝玉一把抓住她的衣袖，呆呆地说：『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不敢说，今儿胆大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甘心。……』

袭人听了又怕又急又臊，忙道：「你这是怎么了？」宝玉这才发觉错把袭人当黛玉了，不由满脸胀得通红。袭人一时呆住了。





她原以为宝二爷和林姑娘从小儿长大，不避嫌疑，想不到两人真有私情。她自己与宝玉虽未定名分，但已非一般主仆关系；林姑娘心眼小，将来哪会容得住自己？想到这里，一时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


不料就在这天，宝玉因王夫人的丫头金钏儿投井，忠顺府王爷的戏子琪官出走两事的牵连，被他父亲笞打成伤。袭人看到宝玉伤势不轻，不由含泪说道：『你早听我劝，何至于挨这场打？』







正在这时，一个婆子进来说：『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。』袭人想了想，回身悄悄告诉晴雯、麝月说：『太太叫人，你们好生在屋里，我去了就来。』

王夫人見來的是襲人，便問：「你來了，撂下宝玉誰服侍他呢？」襲人陪笑道：「二爷才睡。那些丫頭如今也會服侍了，太太请放心。」王夫人仔細問了宝玉的情況，知道他要吃香露，叫人拿出兩瓶交給襲人。





袭人刚要走，王夫人见房内无人，问她可知宝玉挨打的原因。袭人说：『听说二爷认得什么王府的戏子……』王夫人『哦』了一声，道：『也为这个，只是还有别的原因呢。』袭人忙推说不知道。王夫人也就收住了话头。

袁人迟疑了一下，又望望王夫人。王夫人一看她的神情，知她有话要说，便笑道：「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好了。」袁人这才说道：「论理不该我说，二爷也该让老爷教训教训才好。……」





王夫人听了这话，点头叹息，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：「我的儿！我何尝不知道宝玉该管？只是我是五十岁的人了，统共剩了他一个，倘或再有个好歹，叫我靠谁呢？」说着，不由滴下泪来。

袭人陪着流泪说：「也不能怪二爷，偏偏有些人要亲近他，怨不得他这样。……」王夫人听出她话中有因，忙说：「我的儿，你有什么尽管说，只别叫旁人知道就是了。」





袭人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「我也没有别的说，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，怎么变个法儿，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，就好了。」王夫人大吃一惊，急问：「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？」



袁人回道：「太太别多心。只不过是我的小见识。如今二爷大了，里头姑娘也大了，虽说是兄弟姐妹，到底有男女之分。人多嘴杂，若叫人哼句不是来，岂不坏了二爷的声名？不如早防避些。」王夫人听了，正触了金钏儿的事。





原来这金钏儿就为和宝玉讲了句轻薄话，被王夫人打了，因而含羞投井的。王夫人思前想后，越发感谢袭人，说道：「难为你这样细心，你既说了这样的话，我索性把他交给你，自然不辜负你。」袭人忙说：「太太吩咐，敢不尽心吗？」

隔了兩天，王夫人房里的一个小丫头，拎了一个提盒，里面装了两样菜，来到怡红院，对袭人说：「这是太太给袭人姐姐吃的。太太吩咐不用去磕头。」





袭人满心喜欢地进屋对宝玉说：「今儿奇怪，太太指名给我两碗菜，倒叫我不好意思。」在一旁打络子的宝钗因素日听王夫人夸袭人，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，笑道：「这就不好意思了？明儿还有比这更叫你不不好意思的呢！」

到下月发放月钱时，王夫人关照凤姐，以后在她的月例里拨二两一吊给袭人，不必动官份；以后凡有周姨娘（贾赦之妾）、赵姨娘（贾政之妾）的，也有袭人的。





凤姐笑推薛姨妈道：「姑妈听见了？」薛姨妈道：「早该这样。袭人那孩子实在难得。」王夫人含泪道：「你们哪知道袭人的好处，宝玉要是能让她服侍一辈子，就造化了一了。」

凤姐笑道：「既是这样，就开了脸，明放在宝兄弟屋里不好？」王夫摇摇头道：「这不好，一则宝玉年轻，二则老爷也不许，三则袭人现在还敢劝他，若是做了屋里人，袭人倒不大敢了。」薛姨妈也点头称是。







发放月钱那天，凤姐特地打发人把袭人请来，一见面，就向她道喜。袭人胀红了脸说：『二奶奶，怎么拿我们底下人开玩笑？』凤姐正色道：『真的。』于是把那天王夫人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袭人。叫袭人去向王夫人磕头。

袁人几年来一直担心的事一下子有了着落，满心喜欢，便往王夫人面前磕了头。王夫人含笑扶起她，叫她以后有事只管来说。





袭人回到怡红院，宝玉醒了，问她凤姐叫她干什么，袭人含糊其词。到夜深人静时，她才把白天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宝玉。宝玉喜不自禁地说：『这可好了，看你今后还说那些无情无义的话，动不动要走了！』

过了一年，因贾母面前做粗活的丫头傻大姐，在园内拾了一个绣着春官的香袋，王夫人听了谗言，盛怒之下，将宝玉另一个丫头晴雯撵了出去，又把其余大小丫头一齐叫来，逐个查问：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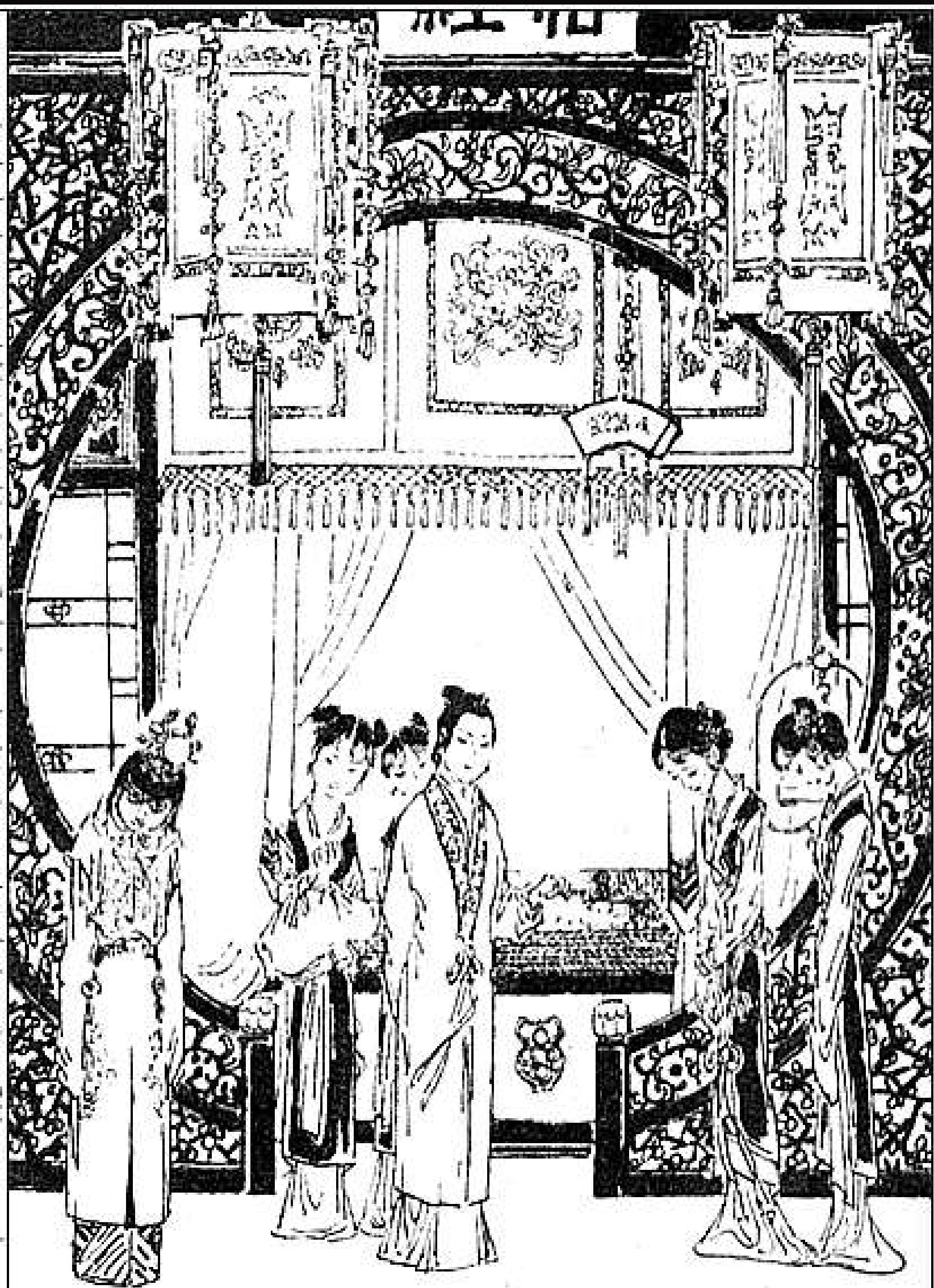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没人敢答言。宝玉的奶娘李嬷嬷指着四儿说：「这一个叫四儿，和宝玉同日生。」王夫人冷笑道：「背地里说同日生就是夫妻。这可是你说的？我虽不大到这里来，可样样都清楚。我统共一个宝玉，难道让你们白勾引坏了不成？」

四儿不想平时与宝玉说的私语，王夫人全知道了，不禁红了脸，低头垂泪。王夫人即命：快把她家人叫来，领出去配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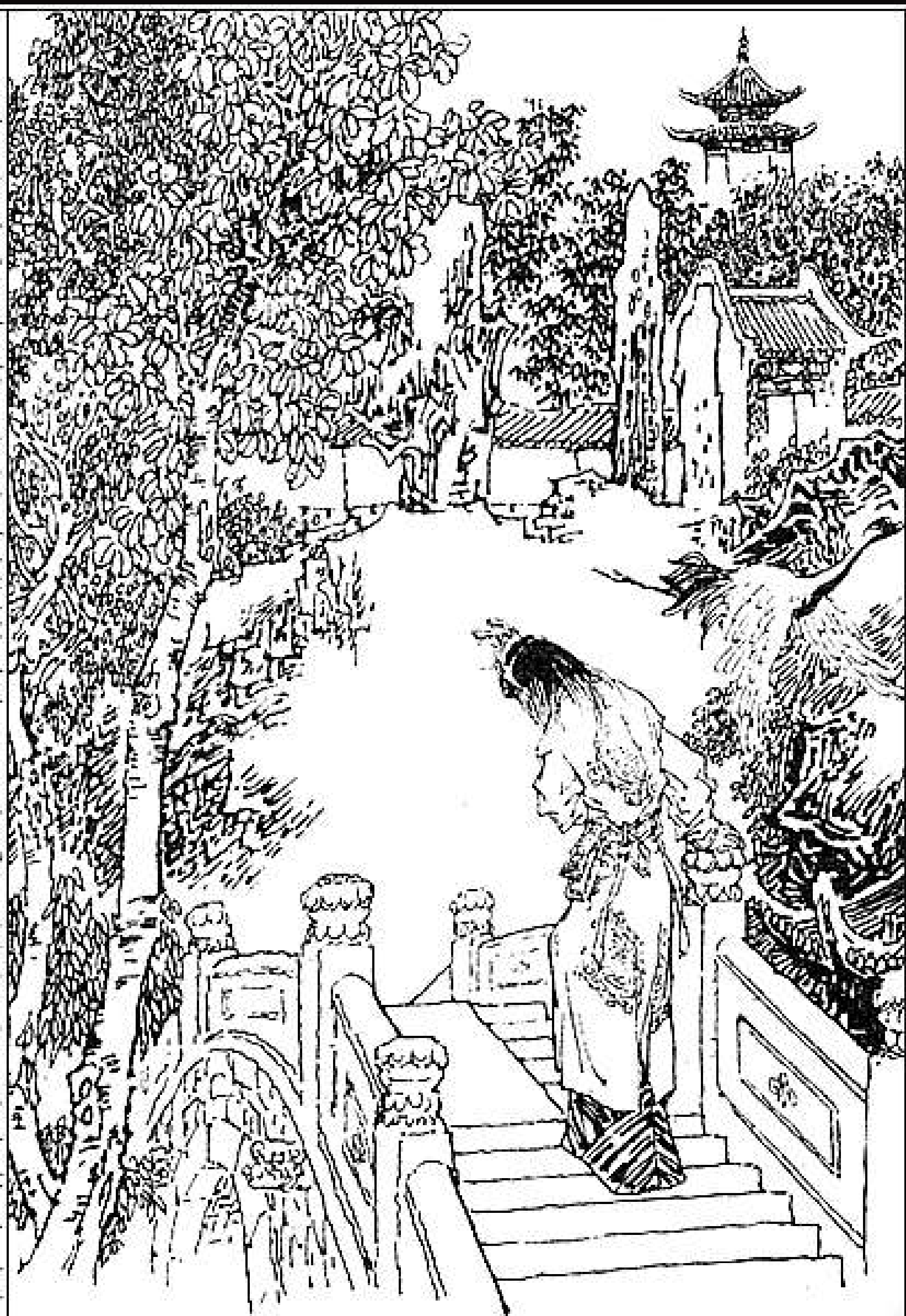
王夫人又满屋搜检宝玉之物，凡略有眼生的，都令人卷了，说：『都送到我房里去，这才干净，省得口舌！』临走，又吩咐袭人、麝月小心，今年不宜迁挪，明年一并搬出园子才心净。



宝玉在旁听了，心下恨不能一死，但因王夫人在盛怒之下，自己也不敢多言。一直跟送到沁芳亭，王夫人命他好生念书，仔细查问，方才停了脚步。



在回怡红院的路上，宝玉一路盘算：平时与丫头说的私话，怎么王夫人打听得清清楚楚，究竟是谁在犯舌？……



又想着相处多年的晴雯被撵，心如刀割，回到怡紅院，宝玉倒在床上放声大哭。袭人劝他道：『你果然舍不得晴雯，等太太气消了，你再求老太太，慢慢地叫她进来，也不难。』





宝玉道：「我不知晴雯究竟犯了什么大罪？」袭人道：「想必太太认为她生得好，未免轻狂些，象我们这样粗粗笨笨的倒好。」

宝玉又问袭人：「咱们私自说的玩话，太太怎么知道了？又没有外人走风，这可奇怪了！」袭人说：「你一时高兴，就不管有人没人，我使过眼色，你还不觉。」





宝玉低头想了一会，又问：「怎么别人的不是，太太都知道了，单挑不出你和秋纹、麝月的？」袭人听了心里一动，脸上一阵红，忙用话岔开去。

◎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

◎ 寶釵撲蝶

◎ 黛玉葬花

◎ 襲人受寵

◎ 鴛鴦抗婚

◎ 尤三姐殉情

◎ 晴雯蒙冤

◎ 寶玉出走



# 紅樓夢

曹雪芹 原著

吳其柔 改編

戴敦邦 繪畫

張藝非 制作